

双重防范:美国对俄地缘战略及其发展趋势

阮建平 胡剑萍

[摘 要]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俄地缘战略不仅出于对俄罗斯的压制,还有利用历史积怨和现实不信任使自主性不断增强的欧盟与复兴潜力巨大的俄罗斯相互制衡的考虑,借此继续确保美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上的主导地位。为此,美国间或采取“挑衅防卫”的方式激起俄罗斯的强烈反应,从而迫使欧盟不得不依附美国防范俄罗斯的潜在威胁。欧盟虽然对俄罗斯心存疑虑,但反对在安全上过分刺激俄罗斯,以免给欧洲造成不必要的“第三方风险”。

[关键词] 地缘战略;挑衅防卫;第三方风险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9)06-0846-06

一直以来,欧亚中心地带因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价值成为大国角逐的焦点。苏东剧变后,美俄两国在这一地区展开了跌宕起伏的地缘角逐。

一、美国对俄地缘战略目标:双重防范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俄地缘战略,除了继续削弱俄罗斯以防范其潜在挑战外,还有牵制随着一体化深入发展自主性不断增强的欧盟的长远考虑。其长期目标就是要在欧亚大陆上“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获得能够将美国驱逐出去的能力,即使是削弱美国主导作用的能力也不行”^[1](第51页)。

由于巨大的复兴潜力、横跨欧亚腹地的地缘位置和根深蒂固的大国传统,俄罗斯是少数几个能够对冷战后美国全球主导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因此,美国对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内外政策走向格外关注。对美国而言,一个真正让其感到放心的俄罗斯,首先应该建立在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之上。国家不再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唯一组织者和安排者,应该充分尊重个人自由和地方权力。在经济上,向私人资本,特别是国外资本开放国内市场,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市场。在对外政策方面,俄罗斯必须放弃一切帝国企图,特别是不应试图在前苏联境内谋求任何特殊影响。

美国对俄罗斯的这些要求,既是出于其意识形态的考虑,更受其实际利益的驱使。在美国看来,无论是过去的沙俄帝国,还是后来的苏联,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即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进行扩张,二者互为表里。这不仅阻碍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影响和资本进入,同时还有可能对美国的战略优势构成挑战。鉴于俄罗斯悠久的帝国历史以及依然强大的核武器库和复兴潜力,美国对其任何强调国家主导作用思想和政策都比较敏感。在一定程度上,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俄罗斯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凝聚作用的意识形态之一,苏联解体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从此将告别大国心态而心甘情愿地居于美国主导之下。从历史来看,在俄罗斯民众中存在悠久而深厚的大国意识和民族情结,是俄罗斯凝聚民心以应对各种挑战和实现复兴的精神源泉,它往往又与对秩序和强势政府的期待紧密相连。早在苏东剧变不久,布热津斯基就告诫美国人,“一旦俄罗斯恢复其内部的凝聚力和力量,最终会使帝国东山再起”^[2](第57

收稿日期:2009-07-26

作者简介:阮建平,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2。

胡剑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07JCGJW003)

页)。因此,在俄罗斯经过彻底西化成为一个令美国完全放心的伙伴之前,美国必须利用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虚弱所带来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挤占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削弱其与西方对抗的资本,迫使其除了与西方合作外别无选择。

为了阻止俄罗斯利用独联体这个平台重建其帝国影响,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必须与在前俄罗斯帝国控制的区域内巩固多元化地缘政治的努力相同步,从而使俄罗斯恢复其统治的企图永远不能得逞”^[3](第112页)。

为此,美国在军事上不断压缩俄罗斯的安全空间,形成战略进逼之势。经过两轮北约东扩,美国已经将绝大部分原东欧国家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下,使俄罗斯西部战略纵深压缩了3000公里左右。接着又试图将北约的势力延伸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前苏联地区。随着北约向俄罗斯的不断推进,美国的军事力量也相应地跟进前置。与此同时,美国还计划在捷克和波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其结果必将削弱俄罗斯战略核威慑力量的有效性。此外,美国还公开展发展与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格鲁吉亚和中亚等国的密切军事合作,包括武器出售、军事训练、联合军演与维和行动等。

在政治上,美国极力鼓励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对独联体的离心倾向,削弱俄罗斯的政治影响。美国大力支持乌克兰、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五个前苏联国家结成“古阿姆”组织,以对抗俄罗斯加强独联体一体化的努力。此外,美国还通过“颜色革命”在独联体内部扶植亲西方的势力。

在经济上,美国极力促进相关国家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为脱离俄罗斯影响创造经济条件。如主导修建了从里海到地中海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输油管线(巴杰线),帮助具有独立倾向的中亚和里海沿岸国家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

毫无疑问,美国对俄战略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削弱俄罗斯赖以与其对抗的资本,遏制可能的挑战,并为促进其社会演变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但与此同时,美国的对俄战略,还有全球均势战略的考虑,即尽可能延缓或阻止任何一个可能对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构成挑战的大国或地区联盟的出现。一体化势头正旺的欧盟同复兴潜力巨大的俄罗斯一样都具有这种可能性。虽然许多人对于欧洲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但一些美国学者和官员对此并不抱幻想,如美国著名欧洲问题专家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根据美国霸权的基础和历史类比认为,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和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不可避免地会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构成挑战。

事实上,美国对欧洲加强外交和安全合作的雄心一直很敏感。1999年,美国资深鹰派代表博尔顿(John Bolton)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认为,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目的,要么是想远离美国的影响,要么是为了在某些情况下公开反对美国。克林顿总统及其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和国防部长科恩(William Cohen)等美国高层一再警告,欧洲的军事合作不得试图复制、脱离或取代北约。继任的布什总统及其高官也是以在北约框架下作为增强北约力量的一部分为前提来支持欧洲防务合作^[4](第266-267页)。

苏东剧变已经对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和北约提出了挑战,如果欧洲与俄罗斯关系不断改善,特别是安全互信的加强,将进一步削弱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和北约的合法性。因此,在明知并不急需又会引起俄罗斯激烈反抗的情况下,美国还是执意推行一系列挤压俄罗斯的战略。从直接目的来看,这一战略就是要尽可能地削弱唯一能够给美国造成致命打击的俄罗斯,维护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军事优势;但从间接效果来看,美国的战略同时兼具操控欧亚地缘平衡的考虑,即利用俄罗斯可能的过激反应,重新唤起欧洲对俄罗斯威胁的恐惧,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继续提供理由,并利用俄欧制衡继续主导欧洲事务。

二、俄罗斯的反应:从期望到不满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美国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热切期望、到失望、怀疑和不满,有时甚至愤怒的心路历程。在苏联解体之初,以叶利钦为首的一批俄罗斯政治精英通过对苏联体制及其内外政策的严厉

批判赢得了西方的喝彩。他们希望通过“与文明世界接轨”来换取美国对其“西方一员”的认同和大规模经济援助。但是,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未能获得预期的接纳和尊重,甚至连国内稳定和外部安全都不断受到威胁。

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和失望之后,俄罗斯不得不痛苦地意识到,一厢情愿的“一边倒”政策只会鼓励西方利用苏联解体造成的机会。正如许多俄罗斯人所感受到的,“当俄罗斯对西方张开双臂表示拥抱时,西方看到的却是举起双手表示投降,因此违反了早先给俄罗斯的所有承诺。无论俄罗斯怎样表示友好,西方都千方百计削弱俄罗斯”。在叶利钦后期,特别是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内选择“可控民主改革”,加强中央政府对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控制力;对外,不再一味迁就西方有损俄罗斯安全和利益的政策,坚决维护俄罗斯的安全空间。

然而,俄罗斯内外政策的这些变化遭到了美国的强烈批评。美国一些政府高层一再指责俄罗斯搞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在民主和言论自由方面开倒车,有恢复帝国的企图。但在俄罗斯看来,美国的这些反应显示了其对俄政策的虚伪性:将进行民主和市场化改革作为发展与俄罗斯关系的条件,但对于俄罗斯的具体国情和在这方面的进展不予重视,动辄指责俄罗斯开民主倒车;宣称要与俄罗斯建立和平的伙伴关系,但对俄罗斯的安全需要和民族情感不予充分体谅,像对待一个战败的对手一样不断挤占其安全空间,还将俄罗斯的不满视为需要加以抵制的帝国企图。其实质,就是要俄罗斯接受美国对其国际地位的界定和内外政策的指导。美国的这种做法引起俄罗斯的极大不满,并使人怀疑,美国并非真正关注俄罗斯的民主,而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削弱、羞辱俄罗斯并使其难堪和孤立的工具。

美国势力的步步紧逼,不仅使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已经大为萎缩的安全空间再次受到威胁,还勾起了其不安的历史记忆。更让俄罗斯不满的是,美国的这些行动并非因其安全或重要利益受到了来自俄罗斯的现实威胁。事实上,大多数美国政治家也非常清楚,俄罗斯当前既无能力亦无意愿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进行全球对抗。美国的行为只能解释为对俄罗斯的高度敌意——彻底削弱俄罗斯。特别是美国宣布支持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及要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引起了俄罗斯极大的不安和不满。在俄罗斯看来,让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一道不能逾越的战略“红线”。乌克兰一直被俄罗斯看作其民族的摇篮,早在 300 多年前就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其首都基辅被称为“俄罗斯城市之母”。此外,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驻地塞瓦斯托波尔也就在乌克兰境内。同样,格鲁吉亚不仅因其与俄罗斯有着复杂的民族联系,特别是在其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地区俄罗斯人占多数,更因其地缘政治经济地位和可能引起的示范效应,使俄罗斯不能容忍其加入北约。而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不仅将削弱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仅存的唯一能够确保其与美国平等对话的实力基础——核威慑的有效性;它同时还表明,东欧加入北约不仅仅是俄罗斯战略缓冲地带的丧失,现在还成为威胁俄罗斯安全的前哨阵地。这印证了俄罗斯对美国坚持北约东扩意图的担忧。

面对严峻的安全挑战,俄罗斯不得不全力以赴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加大军事投入,加快武器系统更新,并重新将首先使用核武器作为国防指导原则,增加带有核背景的军事演习,恢复全球战略巡航。与此同时,俄罗斯对有关各方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坚持对美国政策的批评,但不拒绝谈判,必要时做出策略性让步;对乌克兰以政治劝说为主,辅以经济制裁敲山震虎,如若不成,就威胁收回过去划给乌克兰的土地;对格鲁吉亚在劝说难以凑效的情况下,采取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的办法削弱现政权,并提升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地区的关系;对德法意等“老欧洲”大国,则以加强能源合作等方式以利诱之,并利用其不希望重启冷战对抗的心理辅之以军事威慑,如退出《欧洲常规力量条约》,分化其与美国的立场;对捷克和波兰以威逼之,直接发出威慑的信号——如果受到威胁将首先攻击反导基地所在国。此外,俄罗斯还利用西方对能源进口的严重依赖提议组建“天然气 OPEC”,刺激其在油价高企下的脆弱心理。

2008 年 8 月 8 日,当格鲁吉亚向南奥塞梯地区发动军事进攻后,立即招致了俄罗斯的大规模反击。这是俄罗斯对格鲁吉亚不顾其强烈反对执意加入北约的一次严厉惩罚,更是对美国战略进逼的一个严重警告。

三、欧盟的底线:避免“第三方风险”

美俄地缘角逐,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作为重要的当事第三方——欧盟的影响。欧盟对俄美角逐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美俄地缘博弈的具体进程。

同美国一样,欧盟对俄罗斯也存在不信任和恐惧。在俄罗斯被认为彻底放弃帝国企图而成为一个令西方完全放心的民主伙伴之前,欧盟也希望尽可能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建立尽可能广泛的战略缓冲地带。但与美国不同的是,由于地缘上的直接临近,与俄罗斯关系的恶化首先将损害欧盟当前的安全利益。除非不得已,欧盟并不希望重新激起与俄罗斯的对抗。从这一地缘现实出发,欧盟既需要借助美国防范俄罗斯重新崛起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又要避免美俄矛盾激化给欧洲安全带来的“第三方风险”。

即使在冷战对抗时期,每当局势紧张面临失控时,无论是否存在对美国履行保护盟友义务的信心,欧洲都力主缓和,因为欧洲无疑将是东西方全面冲突的主战场和重灾区。欧洲与美国合作的主要目的是吓阻俄罗斯的进攻,而不是既无意义又值得怀疑的报复,正如法国总统蓬皮杜所指出的,“我们要求的是保护,而不是事后复仇,复仇只能给九泉之下的我们一点小小的安慰”^[5](第1226页)。蓬皮杜的观点反映了欧洲对与美国军事合作的矛盾心态。冷战的结束使欧洲摆脱了来自苏联的威胁,但面对冷战后复杂的地区局势以及能源、跨国犯罪、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等新的严峻挑战时,只有维持欧俄关系的稳定,欧洲才能获得俄罗斯不可或缺的合作。继续过去的对抗,甚至只是将俄罗斯排斥在新的地缘安排和秩序建构之外,都不符合欧洲未来的利益。

从长远看,美国的对俄挤压战略可能对欧盟巩固安全和增强自主性的努力产生不利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科索沃战争再次揭示了欧洲的军事不足和对美国的严重依赖,刺激了其通过加强安全合作提升政治自主性的意识。但面对一个在美国刺激下处于孤立愤怒状态下的核大国的潜在威胁,欧洲除了继续依赖美国保护外别无选择。

事实上,美国主导下的新一轮对俄挤压政策不但无助于欧洲的安全与稳定,还将迫使欧盟承担其主要的成本和风险。就北约新一轮东扩的对象国——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而言,它们不仅经济相对落后,还与俄罗斯之间存在复杂的民族和边界争端。将它们纳入北约,不仅意味着欧洲要为其军事现代化提供补贴,还要根据盟约的义务随时准备卷入它们与俄罗斯的冲突,甚至有可能是具有毁灭性的核冲突,因为俄罗斯在军事实力大为衰退的情况下重新将首先使用核武器作为维护其领土安全的指导思想。如此高额的成本和风险对欧洲来讲是得不偿失的。这就是主要欧洲大国在2008年4月北约领导人峰会上不同意接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主要原因。基于类似考虑,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和法德等国领导人认为,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计划会使欧洲分裂,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和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也持同样看法。因为俄罗斯已经公开表示,一旦受到威胁将首先对这些反导系统所在地区进行攻击。届时,负有联盟义务的西欧也将面临极其艰难的选择。因此,在未取得俄罗斯谅解的情况下,无论是北约新一轮东扩还是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对欧洲安全来说,都不是资产而是负债。

因此,虽然同美国一样,欧盟对于俄罗斯体制和内外政策心存疑虑,也愿意积极配合美国推进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演变,以及必要时借助美国应对俄罗斯的安全挑战。但在尚未感觉到来自俄罗斯的现实威胁时,欧盟并不希望在军事上刺激它,否则将剥夺欧盟与俄罗斯进行战略合作的可能,阻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阿姆斯特丹条约》所设想的泛欧体系的建立,使欧洲军事安全、地区稳定、能源供应以及其他至关重要的利益立即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对欧洲而言,“听任美国操纵北约来控制与俄罗斯的关系将是一项具有高度自毁性危险的战略……在北约扩大的运作以及美国在俄罗斯近邻庞大军事存在的持续刺激下,欧洲人更可能是将美国视为他们与俄罗斯之间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问题的途径。”^[6](第354页)法国前高官、国际关系专家皮埃尔·科内萨在《美国对欧洲构成挑战吗》一文中对此做出的肯定回答具有相当的代表性^[7](第16版)。据哈里斯研究所2008年7月2日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5个欧洲大国中,32%受访者认为,较之其他国家,美国构成的威胁更大^[8](第2页)。

当然,欧盟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摆脱美国的影响,而是如何使美国的军事存在和行为方式符合欧洲的利益。“任何形式的稳定的泛欧洲体系都需要俄罗斯的合作,但同样也需要有一种防止俄罗斯威胁复活的再保险。”^[6](第 384 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美欧当前的分歧主要不在于战略,而在于策略,即如何在不激怒俄罗斯的情况下限制其潜在的威胁,并通过接触促进其内部逐步演变,最终融入西方。

四、美国对俄地缘挤压的策略性调整

2008 年的格俄冲突再次证明,“外部压力只会强化而不是改变俄罗斯的行为”^[9](第 76 页)。虽然俄罗斯实力已大为萎缩,但仍具有足以给西方造成巨大麻烦甚至毁灭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当前并未感受到来自俄罗斯的现实威胁,相反在许多更迫切的问题上离不开俄罗斯的合作^[10](第 3 页)。如果不顾俄罗斯的反执意踩踏其战略“红线”,不仅将失去俄罗斯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的合作,还将迫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威胁。为一个潜在挑战而制造一个现实敌人,显然并不明智。

鉴于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和欧盟的保留立场,美国继续以直接方式推行对俄战略挤压比较困难。权衡利弊,美国不得不暂缓推动北约向被俄罗斯视为至关重要地区的扩张,有选择地恢复与俄罗斯的磋商机制,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继续加强与该地区亲西方国家的合作,稳步扩大自己的实质性影响。2009 年奥巴马总统上台后,表示要通过对话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7 月 6 日,两国领导人举行了名为“重启”的峰会。双方就反恐合作、削减战略核武器和经贸合作达成了一系列协议,使小布什时期不断恶化的两国关系有所回升。但策略性调整并不意味着战略放弃。而为了避免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亲西方政府对美俄接近的担忧,美国还专门由副总统拜登对其进行“安抚”性访问,重申将继续向其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

为了在不给俄罗斯强硬反应以把柄的情况下削弱其地缘影响,美国还将积极鼓励军事色彩较弱的欧盟走向台前,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前苏联地区进行广泛的对话和交流,扩大西方的实质影响,并利用欧盟的政治议程和俄罗斯对西方技术和市场的需求促进其内部变革。2009 年 5 月 7 日,欧盟正式启动了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乌克兰、摩尔多瓦和白俄罗斯的“东部伙伴计划”。该计划的实施必将减少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逐步削弱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影响。

当然,美国对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必须服从于确保美国在这一地区主导地位的战略目标。如前所述,能够对美国主导地位构成挑战的不仅可能来自俄罗斯,还可能来自欧盟。维持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猜忌是确保美国主导地位的最有效手段。为此,美国可能间或对俄罗斯采取“挑衅防卫”的策略,以实现双重防范。

由于历史积怨和现实政治文化的差异,欧洲对俄罗斯的信任远不如对美国的信任,加之在内部平衡和外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为美国的地缘操控提供了条件。只要感到自己的主导权受到俄罗斯复兴或欧洲一体化的任何挑战,美国都有可能推行让俄罗斯备受煎熬并激起其强烈反应和偏执情绪的挤压政策。届时,欧洲除了更紧密地依赖美国外别无选择。这还使俄罗斯处于一种两难困境: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不能不有所作为,但过于激烈又会给美国渲染“俄罗斯威胁”以口实。当然,除非极其必要,美国会使这种地缘对抗处于一种相对可控的状态,从而确保美国能够以较少成本长期主导欧洲安全事务。

面对美国的地缘操控,俄罗斯的反应和欧盟的立场对于能否避免历史宿命至关重要。对于俄罗斯而言,最重要的是要避免“被包围心态”驱使下的偏执情绪和过激反应,冷静现实地处理好内外矛盾。特别是在对待前苏联地区一些国家的亲西方倾向上,过激反应只会为丛驱鸟,事与愿违,甚至激活欧洲传统的反俄联盟;对欧盟而言,任何将俄罗斯排斥在外的安排都不可能确保真正的安全,更不可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实现自主崛起。

[参 考 文 献]

- [1] Brezinski, Zbigniew. 1997. "A Geostrategy for Eurasia," *Foreign Affairs* 76 (5).
- [2]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21 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刘瑞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 [3]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王振亚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版。
- [4] [美] 查尔斯·库普乾:《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与 21 世纪的地缘政治》,潘忠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 [5] [美]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 3 册,陈瑶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 [6] [美] 戴维·卡莱欧:《欧洲的未来》,冯绍雷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3 年版。
- [7] Conesa, Pierre. 2008. "Les Etats-Unis sont-ils une menace pour l'Europe?" *Le Monde diplomatique* 55 (649).
- [8] Bradford, Col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ummit Reform in a Transformational Era," in <http://www.brookings.edu/papers>, 2008-07-02.
- [9] Tymoshenko, Yuliya. 2007. "Containing Russia," *Foreign Affairs* 86 (3).
- [10] Rice, Condoleezza. 2008. "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87 (4).

(责任编辑 叶娟丽)

Double Preventions: The US Geostrategy for Russia and Its Future

Ruan Jianping¹, Hu Jianping²

(1.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Law)

Abstract: The geostrategy of US for Russia is not only to weaken an old enemy, but also to make use of historical rancor and current distrust to balance the strongly reviving Russia and the increasingly independent EU, which is aimed to maintain the American primacy on European security. If necessary, America perhaps deliberately use provoking defense to evoke Russia' bigoted emotion and radical reaction, which make EU have no choice but to be more dependent on US' s protection against Russia' s latent threat. Although EU is suspicious of Russia and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America to prompt Russia to evolve in the direction as what the Western expected, EU opposes American provoking Russia excessively in security to avoid the third part risk. So, the reaction of Russia and the attitude of EU toward US geostrategy will have a deep influence on its practice.

Key words: geostrategy; provoking defense; third party risk